

通鑑紀事本末

七十

二月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
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冬十二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文宗大和三年秋八月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 壬辰以李德裕為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故出之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

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冬十月戊申

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徒棄誠信有害無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城歸吐蕃執悉怛謀歸之吐蕃誅之於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事見吐蕃叛盟

六年冬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

四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五二

長庚

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踈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以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闔寺尊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

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師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丁未

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棕曰棕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棕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

四百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五十二

張榮

常用此為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閒曰更思其次棕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棕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棕曰靖安相公今棕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從弟也

七年春二月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中書侍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

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
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
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
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爲相仲方
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爲賓客分司 庚戌
以揚虞鄉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汝州刺史它日
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鄉輩臣
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
色丁巳以蕭澣爲鄭州刺史 夏六月壬申以

工部尚書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
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邢侗經
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
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它人不欲聞惟陛下
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
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
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乙亥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
西道節度使

八年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弟
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
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
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

民服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爲竒士待遇日隆仲言旣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鄉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悔改邪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

言草諫疏極憤激旣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偓封還敕書德裕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偓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稟宰相意邪二人悵恨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冬十司庚寅以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
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給事
中高銖鄭肅韓偓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
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璩德輿之子也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為兵部
尚書 十一月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
宜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
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
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水炭之不可同
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

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
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
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
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
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
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
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
交至取捨不在於已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
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蚋集
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
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

言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
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
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
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
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
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九年 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
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
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左丞王璠
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
不軌上怒甚召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
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
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為賓客分司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同平章事充鎮
海節度使趣之赴鎮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

初京兆尹河南賈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
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曲江故
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餗恃其貴勢乘馬直入
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餗罵曰黃面兒敢
爾坐罰俸餗恥之求出詔以為浙西觀察使尚未
行戊戌以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
餗曰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拜問起

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
德裕袁州長史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
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鄭注素恨京兆
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
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注求爲兩省官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
楊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 左神策
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久居中用事
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
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爲監軍秋七月甲
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 初李宗閔爲吏部侍
郎因駙馬都尉沈議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
承和得爲相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與
州長史著作郎分司舒元輿與李訓善訓用事召
爲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鞠楊虞卿獄癸丑擢
爲御史中丞元輿元褒之兄也貶吏部侍郎李漢
爲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爲遂州刺史皆坐李
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
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又貶左金吾大將軍
沈議爲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
戶賜宋若憲死 戊寅再貶沈議柳州司戶 丙
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

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
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細
送楊虞卿李漢蕭澣為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
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亦
素踐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己亥以前
廬州刺史羅立言為司農少卿立言贓吏以賂結
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
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之奏元裕嘗出郊送
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閩州刺史元裕士廉之六世
孫也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之黨
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怙怙上亦知之訓注
恐為人所搖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
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
問人情稍安 冬十一月李訓等謀誅宦官致

死事見宦官弒逆

開成元年春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為滁
州刺史 夏四月乙卯以潮州司戶李宗閔為
衡州司馬凡李訓所指為李德裕宗閔黨者稍稍
收復之

三年春正月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為鄭覃所
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
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法憐宗閔之遠上可

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
行曰宗閔鄉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織人揚
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賈
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
訐以爲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
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誼爭如此可乎對曰誠
爲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
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珣
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具
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五年春正月文宗崩武宗即位

卅

夏五月己

四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五十九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爲吏部尚書

八月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珣罷爲太常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

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

丁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

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去

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

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

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

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

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

聞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
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
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
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奸罔有正
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心不移
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而無
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致禍敗茲事大矣
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回詰之臣等
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臣等
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臣等
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臣等
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日臣等
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臣等
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臣等
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終
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武宗會昌元年秋八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
平章事牛僧孺為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
民居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

二年春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夏五月李德裕言臣等賓客分司李宗

劉從諫交通不宜賞之車都戍戍以宗閔為湖州刺史

四年秋閏七月壬戌以中書侍郎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九月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

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為信然河南少

尹呂述與德裕書言積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為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為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 冬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李宗閔長流封州

五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強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為無與

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灋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晦昕之弟也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竒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冬十月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棕崔鉉罷相官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

六年春三月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旣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浙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爲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爲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八月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爲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爲郴州司馬宗閔未離

到州而卒 九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為
都留守解平章事

宣宗大中元年 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
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
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
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秋九月乙酉前永寧

尉兵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李德裕相表
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
對辯丁亥敕御史臺鞠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
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兵湘冤狀如兵汝納之言
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六十三 史相

二年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
司戶

三年閏冬十一月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武宗平澤潞

穆宗長慶二年春二月昭義監軍劉承借恃恩陵
轍節度使劉悟數眾辱之又縱其下亂灋陰與磁
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譟
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借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
責悟曰公所為如是欲劾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
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一撫笑公於地下乎悟
遂謝直言救免承借囚之府舍 三月上詔

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
裝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濇
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與臣書且論其事時有中使
趙弘亮在臣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
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
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臣等面論
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
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
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且陳承偕驕縱之罪
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
死非獨悟也上悅首良父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
以為養子今茲囚繫太后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御
更思其次度乃與王璠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
得出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加劉悟檢
校司徒餘如故自旦又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
不逞章表多不遜

敬宗寶曆元年聖我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
鄆兵二千自隨為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
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
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
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
目謂不潔淋頭竟一妻妾之 孺子何敢如此父死

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悚不能坐乃發喪 冬
十一月朝廷行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
河朔異不可許在僕射李絳上疏以為兵機尚速
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不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
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眾必
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順
從諫未嘗以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
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
義節度使今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
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
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三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必

不告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
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
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覩
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宣示軍
眾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緡五十萬匹使之賞設
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
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為不假攻討何
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刀
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計利
害以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主守澄計議已
定不用降等謀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為昭義留

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靡附之

二年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為節度使

文宗大和六年冬十一月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

諫入朝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

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它鎮既

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

故歸而益驕

開成元年春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

涯坐罪名詳見前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月劉從諫復遣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因暴揚仇

西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六十一

士良等罪惡詳見前

武宗會昌三年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

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

從諫言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為士良所

為怒惡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

完兵械鄴境皆潛為之備從諫權馬牧及商旅歲

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

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土

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

吾以忠義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

與我它人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甚慕之

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
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臣周爲中軍
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爲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
士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
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揚庭洪州人也從諫
尋薨稹祕不發喪王協爲稹謀曰正當如寶曆年
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
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使押牙姜峯奏
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稹又逼監
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
遣供奉官許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

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
加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
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
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
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
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
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
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
承襲使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
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
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豈

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積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積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積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積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它變遽走出稹贈賚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又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

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

不敢違於是將吏扶植出見士衆發喪士幹苑
不得入牙門植亦不受敕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
復命上怒杖之如恭陵囚姜奎梁叔文辛巳始為
從諫輟朝贈太師行詔劉植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
從素令以書諭植植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
茂元為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為忠武節
度使茂元栖霞之子宰智興之子也黃州刺史杜
牧上李德裕書曰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
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
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
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
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
許河陽全軍相援縱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
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
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
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
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其
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談已成
自以為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
矣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
奮忠義是以卿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
之軍橫折河朔疆梁之衆以此證驗人

心忠未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與
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
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
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
一城攻一堡係繫釋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
一室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
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
其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
亦頗采牧言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
有功積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
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
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曾之足
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
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夏五月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
善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步兵一
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
守臨洛掠堯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
守翼城步兵五百益異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
子榘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
南面詔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
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則贈使

安慰使繼往尚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
後軍中不聽出然後始如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
結定為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
詔討之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 六月
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
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
千拒之 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
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
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 秋

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
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曰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七十一

日

祖之八世孫也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日

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

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

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洛

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

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

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

上逗留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

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二元德

為節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已

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

劉瑄上表自陳亡父從諫
罪惡由此為權倖所疾謂
不致舉族歸朝乞陛下稍
敬亦為之奏雪皆不報李
逵張仲武皆具褰鞮郊迎
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
來未之有也回鹘辭有
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王
元逵奏拔宣務掃擊
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
擊敗之詔切責李彦佐
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
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
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
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
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
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
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
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
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
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
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
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
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
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
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
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
皆闕山險未能進軍賊屢
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
將忠武全軍徑魏州直抵
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
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
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
魏趣磁州甲戌薛茂卿破科
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
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
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

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以
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
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
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
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
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
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
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
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
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
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它處今魏博未
與賊戰西軍闕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
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
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
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
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敕王宰
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
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
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
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
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吳
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茂元困

急欲帥衆棄城走都虞候孟章遮馬諫曰賊衆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彊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 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它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勝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陽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敵所供饋餉而已 庚戌以石雄代李宰

絳行營節度使白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
城以備侵軼 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
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
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
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
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
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
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
故士卒樂爲之致死 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
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
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辛未徙
沔爲義成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李石爲河東
節度使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
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
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
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
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
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
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
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宰疑不敢
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
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

全慶守烏嶺李佐彝守雕黃嶺郭儵守石會康良
佺守武鄉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
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
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洛州
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
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
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
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僞輸誠款冀以
緩師稍得自安復來侵軼望詔石荅恬書云前書
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
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爲誠款先求解
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
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
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
碣鄧城令 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
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
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
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
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
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武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之
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三
而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

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
頭梁季叶李石犇汾州弁據軍府釋賈羣之囚
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
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等
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
言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
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等
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
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
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
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
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
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
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
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爲相府
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
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愬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
許今劉稹不詣尚書面謁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
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況稹
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
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聞大恐不

自今更有草表宜即所在焚之惟縛而來
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
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
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
朮所逐逃犇漢州還入城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
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
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
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二千討
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
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為遊說臣已斬
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
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
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
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
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
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
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
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疆弱楊弁與
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
相議之元實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
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
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

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
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
并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
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
并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
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
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
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
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
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
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三月乙卯呂義
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
王宰以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
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
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
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六軍而
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
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
今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宰之顧
望不敢進或爲此也上命德裕草詔
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
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
義在抑私懷丁巳以李石爲太子少
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爲河
東節度使石雄爲河中節度使己未
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辛酉太原
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
脊嶺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
激發而成功者

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成兵先取揚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十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 夏四月

王宰進攻澤州

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

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

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官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閏月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

高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

一兩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知此情自

備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

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謀者訶其
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
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
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
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
中殊不以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
高文端降言賊中之食令婦人接穗舂之以給軍
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
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
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
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
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
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
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
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
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
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
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
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
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劉稹既族薛
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議兄弟三人釗
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

必不為稹用但釗及士一家屬皆在潞州又士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冕之支孫也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為洛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王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洛州未立少功實所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為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怙怙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為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荅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

是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先是使府恩
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
洺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
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
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
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
勣安王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勣堯山都
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
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洛滋三州降
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
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
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
給事中盧弘正為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
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
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三
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阡周兼
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
言事恐為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
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
長策稹召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阡周怒曰
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
請之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

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言男城中人人詐謀如
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
門自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
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為留後俟得
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亦不
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
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
曰歸朝誠為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
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部
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曰
見諸將稹治裝於內廳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
數千攻誼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
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
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
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
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以
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
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
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盡
殺之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合陳揚庭李
仲京郭台王羽韓茂草茂實王渥賈庠等凡十二
家并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

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餽之
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凡
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禎首
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
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
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洛磁留後但遣盧弘正宣
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
德裕對曰劉稹驍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
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
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
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宗以
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
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
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
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
爲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
年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
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
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
日望旌節旣久不聞問乃曰必移它鎮於
焉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
拜救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自

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趣場
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
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諤
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劉之
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
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禁
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
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
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
官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
戰聞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
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後而
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
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
隨例霽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
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
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
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
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
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
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
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

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州及
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六原位至宰相
務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
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
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
有異志 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 丁巳
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
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
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
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
公直安全慶季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
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
劉稹如木偶人在彼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
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
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則賞
奸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昔漢
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
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
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旣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
若旣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
元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翊

李德裕等已爲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
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譏者其之
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
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
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
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
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旣
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
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
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

裘甫寇浙東

三二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八十八

前漢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冬十二月浙東賊帥裘甫攻
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有衆
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勅
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懿宗咸通元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
桐柏觀前范居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
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
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
滿三百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
得孱弱者祗德遣正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
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

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
溪上流使可涉旣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
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旣盡於是山海
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
分爲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晔勇力推
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
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
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 鄭祗德累表告急
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
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郭門
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祗德饋之比度
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措以爲不足宣潤
將士請土軍爲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
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
水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果糧夜坐待旦各謀逃
潰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
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
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
名聞遠近可任也諸將皆以爲然遂以式爲浙東
觀察使徵祗德爲賓容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
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者侍側
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然兵

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
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
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
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
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
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衢州十將方
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
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菹醢況貨財能
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
斷橋為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己巳
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丞尉

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
象山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
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
不樂劉晔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
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
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
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
舟艦得聞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
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
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
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

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睚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爲鄭祗德置酒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祗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卧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之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

未減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
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
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虜久羈
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贖其父母
妻子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
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
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訶賊
遠近衆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
兵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
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
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
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
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
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
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
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
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
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甲辰拔
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抵唐興 五月辛亥
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戊午南路軍
破賊將劉晔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
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

之三道軍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
也唐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
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蹇跌
幾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湖州之道庚申南
路軍大破賊於海游鎮賊入甬溪洞戊辰官軍屯
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
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
晔謂裘甫曰曩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
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晔悉收斬之曰亂我
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
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飢必逃入海入海則歲
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
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溘思益
等遇賊將劉簡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
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
惟黃罕嶺可入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
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
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畷村賊將王
皐懼請降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
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以緩追者蹇跌
幾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
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用不知所在義成將

在唐興獲俘將苦之曰賊入剡矣尚
謂為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
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
甫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
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三日
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自
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
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晔劉慶從百餘人出降
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
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晔慶等二十餘人械
甫送京師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
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
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
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
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
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
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
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
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
貧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
六耳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
守耳式謂使懦卒而少給兵何也式曰

愛標利兵運已敵且不量力而...
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八月...
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
...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攷曰王式有...
...不日告捷矣攷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表...
...須細大此期悉...刀故式所奏求無不從...
...成其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五

鑑紀事本末卷 三十五

